雙池文集

雙池文集卷之五

婺源汪紱稿

序

易經詮義序 雍正甲寅

易言時中之道聖人所爲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其次因象而觀理其次乃卽事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之作易也因象而觀理讀易之方也卽事以求理卜筮之事也理備于未始有事之先故君子靜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用顯於事物之機故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之道不外此耳秦火之

烈易以卜筮得存漢儒類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知其本原之有在以故焦京流於術數流於術數而易之體亡矣漢魏之閒王何始遺象數而專於言理理非用不顯不顯於用則理非理以故王何入於虛無入於虛無而易之用亡矣自周子作太極圖說易通程子作易傳主於言理而易之理明邵子演先天圖而易之象著朱子集諸子之大成而象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呈時中之義大明而人人得以寡過朱子之功不繼四聖而爲五哉顧乃太極圖說見毀於象山易傳

受詆於袁樞邵圖見非於林栗當朱子之時而異說已紛然若此朱子本義專以卜筮釋經又作啟蒙以翼後學乃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妄儒又紛紛異言將以畋吠朱子何以爲也竊謂易之體通於神明易之用顯於卜筮自非上聖不能心與易合動與時行其次必因事求理而後能得乎中故古人有事必稽於卜筮稽於卜筮非求之術數以爲前知乃使人因象觀理由是以得上天之訓而行事之際可以無失乎中也執卜筮而忘體易晦并卜筮而遺之易或幾乎熄矣然則朱子之大

明終始而使人人得以改過者其功正在以卜筮釋經妄儒何足以與知之紱生朱子之鄉承太傅清節之家學有志於寡過焉而未之逮於茲有年矣憶甫八歲時戲析竹枝以排八卦先母見之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畫俯體爲陰畫也先母曰是得其意者矣又嘗觀卦變圖曰此自下而上陰陽每交易一畫也父兄奇之曰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乎乃亡何家貧廢學遊食四方荏苒四十餘年終身過中於易曾無一得剏敢出其說以質人謂足以廁先

儒之席歟顧自念幼嗜是書又重辜父兄之望迺年重復研幾因續詩書詮義稿成自書所得非敢謂足以發明先聖之所未發而闡紫陽宗風然信好殷懷或亦可因之以見志若乃時下說經專供制藝伎倆而深然者則又離經畔道穿鑿怪隱以詆誹先儒為事此則紱之所深羞而切惡也其追效之

書經詮義序 雍正癸丑

經生家尚書為難紱幼嗜易而王父及先嚴家世治詩故九齡遂以詩授書易未遑及也顧母家自

外祖及諸舅皆以尚書教於鄉塾而紱經書皆自母膝受以故授詩之餘母間以書義講得通大意竊謂書亦匪難未若易之深遠也舞勺時從鄉先達遊問以古文眞僞及禹貢水道紱對不能悉退而赧然知書未易言矣探討尚書乃自伊始高祖清簡公爲明司徒時值戎事方殷講論天下形勢輿籍頗詳而曾祖光祿公研於星經歷史二者皆幸有傳言故羲和諸章及禹貢皆非所難周誥殷盤辭聱牙耳難不在是二典三謨九疇洪範伊周微言與大易中庸相爲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原

也而唐虞受禪湯武征誅伊尹營桐周公避謗其間非得聖人之心何以知聖人之處事不察於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以知聖人之心難矣哉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貴論世也其所以本之心而施之政者何以事異而道同也則四代之書難莫甚矣詩易皆有朱傳而書傳成於九峰此今人所多疑也朱子門人英賢衆矣而書傳獨屬之蔡子蔡子必深於書矣是蔡傳卽朱傳何庸疑者明太祖自用師心始毀蔡傳多有未安而命儒臣有尚書會纂孟子節文之著自是而家爲異

說畔蔡傳者若無尤焉噫不知量矣異說紛紜折衷靡定此治書之所以愈難也故敍有志及書亦時多困窒而心有所得亦隨筆識之其於大原多所未會輟而專四子於尚書且置之未遑深研矣乃於四子書中亦時旁悟知六經皆無異指暇復披閱尚書讀蔡傳豁然有心得庚戌歲手錄四書詮義辛亥壬子詩義亦就因復及尚書翻閱前所筆識覺可自信殊多更成詮義一編思爲蔡翼無徒謂難亦非敢曰易敢告窮經之士曰此非舉業書不徒君相責吾天命有易吾性情有詩吾心身

有書吾動作有禮吾云爲皆凜於春秋四代之書二帝三王之政卽家庭而行之何必天下六經之難其難同此以爲難斯難之至但求尚書作何解非難之至也

書經詮義後序

予竊竊陳編而不喜捫牆依壁貪攬羣言以參要會至於節目苦不可通則默坐終日不下一字意有所得迺振筆直書不爲草稿又家貧艱於楮筆是以諸書皆無副本雍正癸丑尚書詮義旣成門姪麗南攜以入京麗南卒于京師本遂亡失後此

十餘年余秀書靈昭兄弟皆遊吾門屢請以書義見示予從麗南家索之不得乃默復記憶雖卷帙繁多辭句渺難再述而精意大義規模綱領則胸中故物且在昔嘗費探索而使其書不存亦予所不忍也因做筆硯重理舊緒十餘年見聞日廣觸緒相發時有新得又自喜義理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凡二期而書義再就大約較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亦三之一蓋事理別於微渺而尚論期見古人之心故經文本義或置不釋而字句訓詁別有加詳曲引旁通時復汗漫而會通典禮要於同

歸總不爲兎園挾策家言亦不欲漫無決擇致雖多而寡當也嗟乎今之經生欲以講經自見則講章日煩噬餘不盡拾矣不然則選擬題一小冊且不得通其義固已可決巍科而都富貴安用是勞心殫力以不急之務爲雖然號以經生而不求心得且欲以自欺欺人此衷能無內愧況斯理人心所同聖賢豈異人事惟是以不思置之則亦終身自外於道焉爾迺今日言及理學二字便自搖手咋舌以謂其狂僭過於自命嗟乎何自居不肖而且以不肖待天下也是以予雖好自著書而書爲

一世所不好非不自知然而有好之者矣朱蔡之後無朱蔡則言理亦豈能有加於朱蔡顧能言朱蔡之所言以自附於朱蔡而相爲發明是亦朱蔡之徒夫是以不憚煩也因有感而復爲序之

詩經詮義序　雍正王子

詩以理性情乃學詩者不求之性情切近之地而求之訓詁章句之文異矣訓詁章句所以釋經循而求之不無一得而竊怪今之學詩者則徒曰以做八股當如何破神如何刻劃如何點綴如何巧切其於聖人以詩垂教之旨復何與焉則又異也

學詩而果有得八股何難於工乃今之竊取科名者復不求解於經而徒事掇拾前人餘唾記幾篇飣餖時文彼此鈔襲不又異之甚乎更可異者儒生有志經學則前聖微言之所託而後世倣法之所承也已而二三名士鉅公又不肯循朱傳以釋經而自用師心私立意見搜爬舊序以矜博鬨徒與朱子爲難使後學惑瞀茫無適從抑又何也朱子詩傳字字皆以意逆志而後出之是以能拔乎舊序之說而獨抉作者之心至精至純無少遺憾所謂死者可作當無不首肎而心服焉者也彼一

味粗浮不能以意逆志而徒泥時世之遠近猶舊說之浮游欲以得詩人之意而體夫先王先聖以詩垂教之旨也不其難哉使其果如朱子言而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而察之性情隱微之地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亦當恍然信朱傳之至精至純而一字不可移易也矣 叙頃者輯四書詮義而茲因得以復從事於詩故略序意以列簡端使一世不好吾無悶焉而或者經學有傳人則雖藏之名山其亦必光怪陸離之不可揜夫

詩經詮義國風小序

凡詩皆風以有感而有詩而詩又能感物雅頌同焉不獨國風也是以風居六義之首而賦比興雅頌次焉誠以風爲六義之統率矣然國風獨得風名者雅詩典偉發皇頌體端凝淵穆既成其爲雅頌則不復以風名獨民俗歌謠之詩體既不入雅頌而其爲詩也又獨多意在語言之外視雅頌更覺巽順宜人則得風名爲尤切也風之以國異也南靡東張西剛北樸此風土之囿人有各得其近似者而政治盛衰其間則貞淫正變自上轉移又

風會風化之風列國各君其君所以有不能齊之勢也四始以國風爲首誠以風最近人志功名者以舉業讀詩即經生志存服古亦多以經讀詩是皆宜其嚼蠟寡味而研究苦心矣彼則不以經讀詩而只以做詩讀詩藻鍊精神滌除塵累牕前月下隨取國風微吟數過好風冷然腸胃皆爽而且貞淫畢現治亂具呈覺千古詩人亦無有能逃其志者夫風之爲詩淺莫淺矣而詩之爲教則且微其微乎惟其淺近之至所以引人於無盡而爲深微之至漢唐以後佳詩蓋百不及一也在當日太

史觀風固以施勸懲之典在今日隔數千年而促膝詩人尤足爲性情之助觀感興起誠莫如國風故朱子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又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蓋未得國風之妙未可以遽讀雅頌也若以爲淺近而忽之或以其淫泆而棄之則惑之甚者矣十五國風二南爲正然二南之風詩亦略有不同者周南作於畿內其被先王之化也久其觀感文王之德也親故其民風也貞淑因乎自然和平神於舞蹈殆所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然神味超然亦至無盡也召

南之國商末之披靡已久西伯之政令方新甫脫塵泥而親澡濯遙承光澤以革前非故其風也兢兢乎有矜持之意勉勉然存束脩之心蓋利之也而辭氣之間風規亦少峻矣二南以下衛風淡以長意不盡辭情流而知反者也王風衰颯音調亦弱鄭風濃以豔意盡乎辭小語喁喁其被之管弦爲遜成滌濫不待言也齊國喬以自詛口輕舌薄其大國之風歟其亦先亡之國耳魏詩不自在徒作雕鎪唐風少姿致然眞摯溫柔不可及也秦風則粗厲猛起奮末廣賁其五陵年少歟陳有騷音

宜其南折而入楚矣七月一篇風也而近雅焉鴟鴞二詩雅意愷切東人諸作情旨纏緜不傷以激不靡以隨以爲變風之殿留雅奏於曲終余恐峰青而人不見也列國之風此其大概然二南列於樂章周禮用於房中儀禮以爲合樂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知正風卽正樂所用也變風各以國附以不能純乎先王之政敎而風以變故曰變風然變詩中亦有正詩不盡以變汩但既不用之正樂則只存肄業讀國風者其知之

詩經詮義三頌小序

形容功德三頌所同然魯頌形容功德而非宗廟之樂歌商頌雖用之宗廟然亦非以成功告神明序所謂以成功告神明獨周頌然耳顧周頌亦不盡是宗廟之樂朱傳及序說以其大概也頌體端凝淵穆讀之令人起敬畏但季札觀樂於三頌許以盛德所同則亦未然魯頌多夸辭僖公非神聖其詩之聲調諒亦未必能與周商比美魏仲初曰周頌嚴正魯頌誇張商頌簡古斯言亦可謂得之矣　紱謂魯頌直亦可云是變頌其音節頌也其體制亦頌也其事其用則異乎頌第以類附亦猶六

月以後之附小雅、民勞以後之附大雅耳變詩非必盡不好之詩只非樂章之正則變也讀詩至雅頌須與讀國風不同讀雅頌時宜另整頓出一副精神正襟危坐默慮凝思逐句諷詠繹思儼如身在朝廟乃覺有一道淵穆之光從行句中現出大雅如五緯經天苍寒色正周頌則如北辰紫極元遠幽深此中淡味無窮當不知神志之自何而化然不先之國風則志氣粗疎未和雅頌亦一時讀不得惟先得國風之趣使心志稍稍沖淡和樂再由是漸入靜細以讀雅頌則愷之哎蔗自令人過

抑不住放手不下乃與成周對面手舞足蹈

春秋集傳序

春秋魯史也聖人脩之而孟子謂之曰作誠以大義微辭聖人所獨斷而非徒記載之文也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後世之灋聖人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某字爲褒某字爲貶使後世之人多方以求合而莫測其意之所存聖人當不盡然也竊謂魯史舊文亦非漫無矩矱其間如內不書弑公出書孫之類皆舊史遺灋與晉乘楚書各異是爲周公之典故韓起來聘見魯

易象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矣第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史不一手文有煩簡得失之殊於是仲尼脩之以復周公之舊其有特筆斷自聖心則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故之類是爲直著譏貶大義昭然無勞曲說也其餘則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但於今舊史不存無從考據而知其何者爲孔子之所筆削矣唯左氏記事詳明故讀經必以左史爲案公穀二氏所述之事見聞異辭難足據矣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實

多於理背謬確有不可從者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則得之者半失之者亦已過半矣及漢唐宋諸儒迺各是其所是或援此以擊彼或合異以爲同朱子謂聖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如注疏家之穿鑿蘇氏謂諸儒說春秋多似舞文之獄吏不其然哉程叔子傳胡氏多宗用之胡傳大義炳朗辭氣昌明遠駕漢唐諸儒之上而三傳得斯折衷矣然立義時或迂疎而辭旨每多煩複如元年而責以體元之義周正而冠以夏令之時齊桓首倡霸業多爲曲護之辭魯桓兩闕秋冬何

與誅賞之柄衞伐無虧豈眞忘德曾珍季子未必能賢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書法不太曲乎責晉厲之不君於欒書無貶辭何辭不達意也是亦以胸有成見加之附會而逐字求深過泥之故失之故朱子亦時於胡傳有不滿焉迄乎大全所載宋元諸儒議論亦多可補胡氏之闕而要之各出意見得失相參在鄙意常思有所折衷而未敢率爾珥筆也然存心亦有年矣今

功令一遵胡氏治春秋者不敢少出已見又場屋命題多所忌諱迺記取冠冕數題略撮胡左大旨

持以應試雖經文且不曾徧讀況胡傳乎夫經降而從傳傳降而爲時文時文又降而爲勦襲而尚詡然以經生自鳴也不亦羞乎予甚憫焉謂欲以發明經意自當求之於經通經以傳爲階自當博綜於傳傳之立義各殊自當折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定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絜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春秋筆削不以是乎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寧淺而無深寧直而毋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於周詳有疑則學

闕毋敢鑿也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止餘俱從略不欲其煩匪矜博故也明初始定科場功令春秋四傳並用成祖而後乃獨用胡傳然迄今命題亦未嘗不兼主左氏則合四傳而斟酌焉於

功令似亦無所背抑紱之輯是書要非以場屋命題使士子作時文故也但春秋爲朱子所難言予小子何敢僭妄然朱子於春秋既未遑及則繼朱子者尤不可以無人茲所去取實一遵朱子之意紫陽可與當亦不予過讁則揆之孔子之意或亦

不相抵牾也朱子作易本義祇以易爲卜筮之書愚於詩經詮義之著也亦祇欲人以倣詩之濮讀詩今之於春秋也亦然人之讀春秋者其卽以讀史之濮讀之焉沈潛而反復之以論其世鑑空衡平將聖人筆削之深心時或遇之自可以無事深求也矣

禮記章句序 乾隆元年丙辰

小戴四十九篇大抵純駁相雜蓋漢儒傳記之屬耳而自漢以來並列學宮莫之或易下及元明設科取士皆唯以戴記而周禮儀禮蓋不與焉傎矣

然儀禮先聖之遺而行禮者貴得聖人之心無得於聖人之心則節文亦末焉已爾戴記雖不能皆純而古人遺意與夫先聖微言有傳之未失其眞者則皆有禮樂精義所存是以由曲臺而大戴由大戴而小戴亦既愈汰愈嚴今大戴餘篇猶存而程朱自小戴表章學庸遂以紹千聖相傳之道統知小戴之獲列於經非無謂也況世遠言湮經殘禮廢而情深服古之儒志在踐履先王以求陶淑其身心以昭周孔之訓其因文而得意因略而得詳者舍是書其曷從也哉或曰小戴中亦惟學庸

耳今旣撮出二篇則其餘未見尚於大戴者余曰不然學庸固醇乎其醇而餘若曲禮內則少儀則皆筋骸之範圍爲學者一言一動之所不可廢其喪禮大小諸記及冠昏祭鄉射燕諸義則又盡節目之詳繹前聖制作之意實羽翼儀禮而相需以

並傳學樂二記雅馴深純無容訾毀由是言之則非大戴遺篇所可及明矣顧先儒之治小戴者鄭注旣祖讖緯孔疏一於附會皇熊漫濫鮮有可觀是無論戴記之駁者愈遠愈離卽其中之所謂純者亦因之而盡駁宋儒程張雖乃時發精義而

未嘗統爲折衷朱子既看儀禮有序而欲因經附傳斯記庶幾就理未克成書以付黃勉齋然勉齋所手定又似與朱子舊說稍殊要於二禮全書亦未遑詳爲梳櫛也外此則荊國既多矯誣藍田未免束縛方氏附會爲多石梁批剝過當餘若輔氏饒氏應氏吳氏之徒各有發明而劉氏時多粹語陳氏考據詳愼時爲特出者與獨是制科戴記取士於是士雖名爲習禮徒矜羔鴈先資遂至武林之集解凡遇喪禮皆盡行刪闕是宜乎雲莊之浩然興嘆也草廬多所紛更果於自用雖今人有崇

事其說者於鄙意則未敢愜焉要以平易純正則寧取雲莊爲最但陳注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摭援不順文義而其間擇之未精語之未詳者亦所時見紋每讀之而有不能釋然於心者常欲更爲蒐剔以示來茲而又以質本愚蒙觀覽不廣誠恐適滋固陋之譏是以更欲需之歲月乃吾徒有請者曰必求觀覽之廣則畢世其何窮也聖賢只有此心當於理焉合矣予既領之因即雲莊舊注略復蒐輯紹聞更參鄙見斟酌去取別爲章句手錄成書雖所取用不過數家深懲孤陋然前

聖作述之心及高堂生戴聖蕭奮孟卿后蒼二戴相傳說禮之意與夫學禮者身心之範或亦其有得焉以無戾於先儒也乎若乃因經附傳而合斯記於儀禮則竊有志也而姑待焉亦以小戴爲今日習禮專經故莫若詳於是焉以斯爲儀禮之筏也篇次悉因舊本毋若應刪吳裂至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辦有非章句所能悉載者則又竊附朱子四書或問之例別著或問一編以盡其說世有取此書而閱之者或亦可以爲儀禮之堦而資風教之一助更取或問而閱之其亦可以知紋之心矣

孝經章句序 乾隆二年丁巳

本之爲性情之孳孩赤之所知能而充之則作聖之功聖神之所不能外邇之在閨門之地日用之所常行而推之則王道之施鬼神之所由以通民物之所由以治者其惟孝乎岳牧之薦舜曰克諧以孝大雅之頌文武曰永言孝思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可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盡性致命窮神知化而假天治民者皆一孝之盡而推之以致於無量也哉至哉孝乎人道孰有大於此者孔門之言孝也散見於曾論戴記諸書而

孝之有專經也則孔子之所以授之曾子其以經名未知所始而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卽孝經不敢毀傷之志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則與論語孝經之言若合符節是蓋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與大學中庸源流一轍矣秦火之餘經

籍棼泯學庸雜於曲臺孝經塵於孔壁漢初所傳孝經河間顏芝所獻是謂今文一十八章古文孝經則安國本而安國遭巫蠱書未及行至梁末而遂失及王逸得古本於市人而劉炫校定之當世乃大譁其僞啓元宗雅意經學自注孝經卒以一十八章爲定是爲石臺孝經顧自石臺頒而古文孝經遂終廢閣爰逮有宋理學昌明之會河內司馬温公實始表章古文撰爲指解朱子起而紹之參合古今文定爲孝經刊誤孝經之傳不於是而有所折衷歟獨是大學孝經皆孔子之所以傳之

曾子大學一書朱子分經別傳爲之章句今既列四子書爲人人之所傳習俾得以知古人爲學之規模矣而孝經則未及注釋朱子極深自惜之故今學者傳誦尚仍石臺而罕睹刊誤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之互相非詆至今未已 紱 觀夫孝經之有今文古文之異也非若河漢之絕不相侔也又非有如僞泰誓九共之書之渺然無據也所異同者不過分章之多寡簡冊之先後字句之增減已耳至經傳之混淆引援之失類則今文古文其失略等而脈絡之通貫旨趣之淵微者則近儒鮮所發

明吳艸廬謂注疏雖詳義未明暢不其然乎所怪諸儒所爭不在此而在彼則研諸心而體諸行者果安在歟維

聖朝殫心經義特

命儒臣撰孝經衍義一書用朱子所定經文列於卷首衍經不衍傳蓋倣眞西山大學衍義之例是朱子之學至今日而大光而孝經之傳亦於今爲烈也而第是孝經衍義既以刊誤爲宗而鄉會命題仍用石臺之舊則草野所傳誦亦仍不知所適主 敍 鄙野布衣謭陋奚似然竊維

聖王方以孝治天下則孝經爲人人所當幼而服習以長而力行者而何可聽其踳駁衡决爲也用是忘其固陋裙摭舊聞凜先慈膝上之傳言繹朱子刊删之微旨謬成章句聊什巾笥非敢謂前配乎朱子之大學章句而上擬孝經衍義也然詳其訓詁究其旨歸使經傳互相發明而孝道彰於日用則愚者一得或廣而播之其亦有當於朱子之心則亦有當於孔子曾子之心焉而聖朝之以孝治天下也將使人人實踐而力行之其亦不無一德同風之一助也歟

四書詮義序

朱子曰亂經爲經之賊作文爲文之祆夫亂經本期以明經而反至於賊經則經誠不可亂歟夫聖賢經典本使人講貫義理以爲自脩之資而必非徒務夸多以勞人思而資其口說乃章句訓詁之學則徒拘牽文義全不反之身心則卽此記誦之心已與聖賢爲已之志全不相似又安能得聖賢之微言大義而以爲聖學梯航是以家有成書人專一說講愈紛而經旨愈晦爲經之賊其固然者歷漢唐及宋千有百年得朱子與焉著集註一書

而古人如揭朱子非好爲亂經以資口說奈羣訟蓁蕪聖經以晦以心得爲立教計則不得已而有言而當時猶或以理會文義毀之不亦惑之甚乎自有朱子集註學者於經旨已無旁求矣乃元明以來以八股取士則於是復移朱子之說以役辭章而講章家亂經亦都爲八股計便於八股者收之不便於八股者棄焉而投瑕抵隙講訟益繁嗟乎自勉齋諸賢躬承師說惟閒能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吳史而下已寖寖乎失微言之緒況有明大全之纂上之爲成祖纂弑之君下之成於胡

廣金幼孜諸附逆庸人之手又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決擇於羣言得失之林以故朱子所非者而復載之朱子所取者而復畔焉又或朱子所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能察其言之有因而況其每下焉者及至陽明龍谿輩出大暢陸學宗風卓吾龍江諸妖人復援爲三敎一宗之說啓禎之世所號墨士文人皆莫不以畔傳離經爲事朱子之道或幾乎熄矣則其號墨守程朱斤斤遵註如蔡林顧劉之輩其所立言亦或陰與註背而不自知而他又何望哉降至於今羣喙爭鳴日新

月盛則又茍利八股無復道謀或自相矛盾而不
蒙或俚俗尖纖而不避經之賊也不依然在室而
不在門也歟至若爲文本期以傳經義而士子顯
榮在念則惟恐不以奇拔勝人衡文者亦第欲觀
士子才情於是割裂經言上牽下搭遊戲怪險無
所不至欲以此而期於傳經不愈離而愈遠哉則
或遵守矩矱期得平正然學者亦方唯求工於文
瀋之不遑其遑以反之身心以與聖經印證是文
以祇文經以賊經經以文祇而賊愈甚雖有朱註
其謂之何 紱 自厭棄舉業以來其於四子之書體

驗有年雖質本愚蒙而研求亦幾一得願以時下講章無慮百家何庸更執一說以資覆瓿乃同堂講習之餘又見夫錯說糾紛幾令學者茫無所適遂使鄙見頻頻於懷爰是不能自已復會羣言辨譌糾謬期見古人之心以貽躬脩之助初意只鋤羣穢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於通貫故於各章亦略爲挨文順講文義之細時或訓繹而辭旨明白無他異說者則亦徑略之然是編之成與時下講章強半齟齬況以學究迂言強聒乎攘臂文壇之耳南轅北適不合審矣顧性非經書無能消

日營心載籍復擻筆研聊以自娛非問世也第經賊文祇吾知自免古人可起不易吾言且文以理生經從心得藉使理無少謬文亦何患不工而天下只有此理人心寧遂不同安在其必不合於時則學人或取而翫焉亦未必無當於時文也顧以時文而講經則亦終非吾志云

樂經律呂通解序

樂爲斯世不急之務亦斯世所難窮之理棄當世所其爲者不之務而孑孑用其心思於斯世所不急之務與斯世所難窮之理伊何拙也雖然前此

有爲其拙者矣則蔡西山其人而吳習軒彭魯齋黃積慶楊椒山諸人未一二數也更前此有爲其拙者則司馬遷有焉而京房劉歆揚雄班固蔡邕杜佑諸人又未一二數也此其人之或是或非或醇或駁未易具論要其志皆不可謂不尚者而予謂先王教人莫重於禮樂今遺經闕然矣禮經之煩朱子嘗手定大略而黃勉齋成之樂則僅存樂記一篇而律呂器數皆難悉考蔡西山綜攬漢晉唐宋諸儒所論而決擇其當以成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言律理以律爲歸律以理爲斷是二書

者不可不合而爲一以參觀焉者也然理寓於聲
而律顯於器器以成聲以合於律斯樂之理存焉
則器數又不容以不考也因是合樂記及西山之
書而疏通其意更上採周禮考工先儒注疏及先
賢之論樂器音聲度數者以實驗之今之樂器而
審其音亦爲續新書二卷以附於後名之曰樂經
律呂通解樂記之爲經舊矣而凡他所採說亦多
本於遺經故經之名非敢僭也其曰通解則通二
書而解之亦附於朱子及勉齋之志也其聲音度
數之詳則多訪之伶人樂工而後酌之遺經與先

儒之論說以求一當非敢懸爲臆度者然而不憚其卑且煩也則愈拙矣顧以謂樂本乎天地而制於聖人先王所爲立之學宫廣於天下於以化民成俗者而今乃下遺於伶人賤工之事學士語其理則駭之稽其數則煩之執其器則羞之遇其人則賤之而苟有談其事者則又迂且拙之是烏乎可也今

天子留心制作則方且興起禮樂以比隆先王學士預究其理器之詳以待

朝廷之採擇或其時也不則自以其拙獲附於朱

蔡其人之後亦予快也又其不然則圓徑之不審金石之不考通典之不讀受賄之不知易鐘之不辨而以淺見寡聞遷就杜撰則毋乃上負天子盛心而前爲韋孟荀何和胡阮李范司馬劉楊諸人所笑

理學逢源序

理一而已自四子六經以至於周程張朱之所演繹載籍雖繁要不過欲人反求之於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則以是見之事行以實踐而力行之而於以措之民物莫不皆準此千聖所同符而古

今無二致也然而事物之情至變至賾天人之故元遠幽微豈末學所能猝睹而況乎異端邪說與記誦辭章之學又從而汨之使高焉者惑於虛無寂滅之說而下焉者又役於功名富貴之途以卒之無得於己吁嗟乎不究其源不知其理之異也不覩其賾不知其分之殊也異端棄事物而寂守此心既賊其本末學以爲人而慕於榮祿又賊其枝賊其枝是傷其本賊其本枝從而亡異學之流不塞大道之本不明是詖說誣民幾於滅熄可無懼歟顧大道之行雖晦而性命之正自存學者亦

惟是窮理致知而於以徐探其源則異學之偏辭有不能惑反躬實踐而能以眞知其味則當世之榮祿有不足搖而欲窮理實踐則舍四子六經之書及周程張朱之所演繹者其末由也矣乃經書具存先儒不遠而苟非居敬持志以沈潛反覆於其間又何能以幾於自得也紱鄉者嘗輯理學逢源一書蓋欲自求於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因是於經書所得輒以類記之欲使勿忘而亦欲同志之人或因是書以窺聖學之旨非敢以著書自衒博洽鳴高也顧彙時所輯猶多雜亂無章恐不

足以窺聖學之蘊邇復潛心理會補缺刪蕪定書凡十二卷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細以達之經綸斯世之猷亦庶幾井井有條通融貫徹所以反求身心以探夫天命之本原者亦可以不待外求而得終身焉足矣但是編分條別類援引經書有似於徵求典故以副時望者然條類雖分指歸則一援引雖雜脈絡自通闢異防流反經衛道意思所存無不可見茲固藏之篋笥用以自箴已爾然異日或有得是書而讀之者其亦鑒予心而深察其意之所存慎無

以尋常類書視之焉可也

子政兄易原序

易本四聖之書而文王繫彖之辭或不同於伏羲設象之意周公繫爻之變又不同於文王斷卦之材孔子十翼觸類旁通雖發明爻彖之旨者爲多而自爲立言有異於文周者亦正不少然要之似異而實同也自是而降易有三家田氏變而焦京又變而有梁丘又變而爲費直又變而有王何焦京主數王何主理而易乃分門別戶矣至唐則李鼎祚主鄭康成孔穎達宗王輔嗣紛紛者固無問

焉宋興理學之藪其於易也蓋彬彬矣邵子數而本之以理周程理而可該夫數朱子合而決擇以益精之故自本義以還言易未有不宗程朱者獨是元明而後講日益紛其足以發明經義固多有之而離遁支吾亦正不少講愈紛而易以愈晦何者似同而異矣是何說歟曰是有其原焉不得其原而支葉是附就使亦步亦趨循循成說不離尺寸而摹倣影響會已失之斯所以似同而異也苟得其原矣則天地之理百姓與能觸目會心罔不相値雖使支分派別百慮殊塗而揆之本原無間

毫末此所爲似異而同也我婺本朱子之鄉其繼朱子而言易者若雙湖雲峰玉齋三胡及雙溪王子覺山洪子代不乏人我高祖太傅清簡公嘗體易以著中詮而從高祖咸池公尤專治易則吾族之於易葢尤其家學云紱幼涉六經性尤嗜易常思有以明探易原以發四聖先儒之藴而衣食奔走未償厥志辛丑歲歸聞子政兄有所著易原一書紱方企慕迫欲一覯而搶攘塵坌未獲請教子政兄者咸池公之元孫諱艮孺子政其字也或毀其書曰大孟浪耳非舉業急務也余應之曰聖人

作易將以作今之舉業資歟以舉業資讀易易之所爲曰晦也惟其非舉業書則紱所迫欲覩焉者耳曰不寧惟是程傳朱義先儒極軌今子政之說與傳義實多異同豈子政之智實有過於程朱也哉曰程傳朱義將盡同歟曰否曰微獨程朱即二程周邵將盡同歟羲文周孔將盡同歟曰否曰然則可知矣易之爲書不爲典要聖賢之心自具易體覃思所至時自得之是有其原焉也何必盡同迄癸卯孟春始從兄遊得受其書而卒業焉喟然歎曰是吾兄自得之易乎是其思揆造化筆闢元

牝流出心胸原於性命吐棄糟粕成一家言寧必先儒之易而非子政汪子之易歟彼斤斤乎舉業之文齗齗於支離之說者又何足以知此邪因敬書數言以爲之序

含煇兄訓蒙須知序

古者六齡之初以及十年就傅其所教者不過象數方名干支時日與書計幼儀之屬蓋其爲事易知其爲學易習而實皆日用常行之所不可闕焉者也是以曲禮弟子職諸篇皆以三字四字成句而率用韻語以便童蒙之記誦後世如急就章及

諸家蒙求雜字之書或亦其遺意歟夫教人之道貴乎因人而施尤貴乎循序而進是故古者八年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觀其材質之何如而使之各得有所成就其俊秀者固升之太學而使之學修身治人之道而中材以下亦不致廢棄以流於癡騃無識犯分失身夫是以無棄材也後世侈浮華而遺實行鶩富貴而薄眞脩是以子弟年未成童已教之執筆爲文馳心科目考其持身涉世之實則懵然而未知責以方名書計之爲則恥爲非其所事輕儇漓薄傲慢虛張甚且身列衣冠而

有媿倫彝口擅雌黃而不辨菽麥則亦何用此眷華爛熳爲哉若乃蒙求諸書高焉者援據古事博洽爲長旣未當於童蒙之習而淺焉者又亥豕魯魚差訛俚俗又非所以養正於蒙而使之知持身涉世之道則風俗之日頹而人心之不古或亦非無故矣舍輝家兄賦性純實履蹈恭謹鄉黨恂恂與人從無圭角其誨人也亦惟是忠信誠篤循循於平實之地而不騖高遠不尚辭章於我諸兄中最爲樸訥寡文而紱則心慕其過人遠矣間嘗手輯爲訓蒙須知一編用四字成文分爲二卷䄂以

示予且曰著書立言以名當世此非吾所敢及而第於方名書計之末士農工賈之事聊輯俚言以遺子弟使無致癡騃無識犯分失身則此篇之志云爾予讀其書雖曰卑之無甚高論然上述天文時令下逮草木鳥獸中間記孝弟忠信之行持家與人之術務本力農之訓牽車服賈之方謹身應事之宜思患預防之道語皆切實不浮而分注又多載格言亦眞足以爲子弟之良箴而風化之一助將比之曲禮弟子職諸篇固誠所不逮而以視時下訓蒙雜字諸書不相去已莛楹矣哉然則豈

徒以私之其子弟哉則廣之天下焉可也

醫林輯略探源序

天下之理有本則必有末末則支支則離至於離而本不復見矣有源則必有委委則分分則雜至於雜而源不可知矣今天下聖賢之書人人能讀之聖賢事業亦人人能言之而學爲聖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聖也即如醫一藝耳醫書人人能讀之醫學亦人人能言之而學爲醫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醫也雖然亦以其末日支使人知末而不知本其委日分使人逐委而忘其

源之故故今日之事不患人不知書而患在人人知書知書而究不知書不患人不知醫而患在人人知醫知醫而究不知醫何則其末其委則似而其本其源則已失之蛇牀亂蘼蕪鄉原賊德而今人不自知也少讀萬病回春醫宗必讀强記一篇藥性賦則詡然醫且有并回春藥性未讀而已詡然醫者而況內難之書而況內難之旨歟然匪獨今人過也前賢立說往往不能無偏古長沙東垣尚矣餘則如節菴盡易成方伯仁悉翻脈訣已使後學不知所從而或則偏主寒涼或則壹談溫補

延至後人喜寒凉者以温補爲鴆毒主温補者視寒凉若寇讎方書日多而閱者又無能折衷一是以察內難之歸與前賢所以制方用藥之本意稍聰明者則且引古方以就已意其每下者又但言某藥某方可療某病而懵不察其所以然之故是末之所以日支而委之所以日分也是亦先賢之過歟近古言醫亦有詳搜藥性注釋古方者稍知纂輯內難者而學本膚淺又多爲前人成見之所籠絡此著高頭講章評先輩八股法耳又每擇之不精語之不詳而與天人性命之理六經四子之

微與聖賢事業之所以律身而推之治世者則固已隔膜數層其何以折陸王之偏剖毫釐千里之謬而為中正無頗體用具足之學以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瞿然覺憬然悟而知所以探源求本邪醫書汗牛充棟愚亦豈嘗學醫然小道可觀況醫尤切用而病其說之支且分也邇歲坐藍渡與朱滄霖談及於此未免慨然因與商酌手輯成編非能於靈素微言及藥性醫方之外更有加奇然於生人之故則必探本乎陰陽於臟腑之屬則必脗合乎五行於脈絡之行則必合序於四時於某

藥某藥則必考其所以能入某臟行某經治某病之故於某方某方則必明其所以因某脈用某藥以治某病之旨於六氣之淫則必詳擇其所以致病之故於脈色之診則必深求之朕兆之微要欲人由此而或可以知經知權不至有倚於一偏之失窺治病之源以不拂乎靈素其前人之不足法者則不復及之而亦或明辨之不然而於末求之方書其可盡也故此編非言醫也言醫之不易言也若閱此編者仍以脈訣藥性醫方視之則醫者固自有脈訣藥性醫方等書讀之不盡且不必盡

讀而又更何用此編爲覆瓿已耳抑予之有事是書亦猶之朱子之有事於參同契焉因寄所託也夫然則誰其能鑒之者

雙池文集卷之五　終